

# 黃榮村：高教存亡不是只有創新轉型問題



少子女化問題導致臺灣的高等教育環境面臨嚴重挑戰。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成立之初，就肩負著要透過高教評鑑，提升高教品質的任務；當各界提出各項高教轉型建議，教育部也提出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方案希望解決問題之際，曾任教育部長、現任高教評鑑中心主任董事長的黃榮村，怎麼看現今的高教環境？今（2015）年正逢評鑑中心成立十年，展望未來，他又如何帶領評鑑中心達成提升高教品質的任務？以下是黃榮村的專訪內容。

■ 文／陳祥麟 攝影／陳秉宏

## 少子化未必是退場元兇 政治力更加速大學膨脹

問：有人說，少子女化及大學膨脹太快是造成現今大學招不到學生、面臨退場危機的主因，您怎麼看？

答：不能把高教問題都推給生育率，少子女化不宜視為元兇，這樣太簡化問題了。很多國家也面臨少子女化問題，全世界沒有受到少子女化影響的已開發地區，大概只有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。有人認為生育率是可以預知的，其實不然，怎麼能預估三十年後的人口？頂多用以往的數字來推估，但用的是還沒變化的生育率，有了新的生育率後，當然就比較能穩定估出後來的人口數。民國87年出生人口明顯減少，因逢虎年之故，出生人數從原本平均每年約有32萬人降至27萬多人，近十年間出生人口就銳減三分之一，我想那一年一定很多人被嚇到了，包括人口學家。

另外，二十年前，臺灣的大學數量不足，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讀大學，在那樣的氛圍下，

85年國家政策決定逐漸讓專科變學院，因為當時產業外移，很多專科畢業生不易在原來的就業領域找到工作，臺北工專更首先於83年發難，爭取成為學院。很多人事後責怪這件事，其實北科大現在仍然是與臺科大齊名的科技大學龍頭。

87年出生率下降應該是個需要正當對待的警訊，88年專科改制學院政策如果能嚴肅看待這個警訊，先暫停再做思考，說不定就可以擋一下；但當時已有30多所專科準備要改制學院，加上隔年又有總統大選，從政治面來看，許多專科競相爭取升格為大學的態勢很難擋得了，就這樣改制成學院了；89年政黨輪替後，學院與大學又增加了一、二十所，臺灣就在這兩年把大學數量撐大，所以也不能忽略政治力介入的影響。

## 法令要鬆綁 和產業界共同找出路

問：大學面臨嚴峻挑戰，教育部提出高等教育創新轉型，是否能有效解決高教問題？

答：高教創新轉型當然不可能是萬靈丹，高教

問題錯綜複雜，不會這麼容易解決。臺灣的淨在學率已超過70%，粗在學率高於90%，這種比例在全世界應可排名前三名，可說已到天花板。在此條件不變下，若依照生源減少趨勢，未來十年大學生人數會減少三分之一，以目前147所大學來看，有四、五十所非得轉型不可。而且，對各校來說，學生不是平均減少，而是從後面的學校開始受影響，除了創新轉型之外，恐怕還是有學校一定會從高教界離開。

再說，有人認為學校可創新轉型成社福機構，但社福事業未必有這麼好經營，長期照護的財源在哪裡目前也是個問號。也有人建議可以把大學變成人才養成機構，但問題是產業界為何要接？根據現行法規，文教用地不能買賣，產業界都是股票上市櫃公司，要公司拿錢辦一個不能轉讓的文教用地，股東未必會同意，則產業界如何進來？

我認為，大學要創新轉型，以現有法令及機制無法消化三分之一的學校。政府應盡快修改法令，彈性調整土地使用分區管制，讓文教用地可轉成其他類型用地，部分用地可轉讓；另外，在捐資興學及投資辦學兩種辦學理念中間應取得均衡點，不能要求產業界進入教育界都得用捐贈的，還必須考量到股東是否接受以及其他市場運作法則。

或是，政府可設立教育重整基金，拿出如500億元經費，對於營運不善岌岌可危的大學，挹注基金加以重整，就像銀行的金融重整基金一樣。但銀行是可以買賣轉讓的，大學則不能，除非修法加以鬆綁。

還有人問，高教困境究竟有沒有辦法解決？我則認為或許不是沒有辦法，而是時機未到，因為現在退場的學校還不多。臺灣向來是「防災不力、救災內行」，一旦災害真的降臨，便會想出

解決方案。但建議大學與政府，還是應該及早從學校和產業間找出可以走的路。

## 教學方法應與時俱進 不能只怨學生素質差

問：最近多所大學連署，呼籲各界重視大學生學力弱化問題，現在大學生素質真的不好嗎？

答：我不覺得大學生素質普遍低落，從統計原則來看，在我那個年代，臺灣的淨在學率是8%，現在則高達70%，而過去的前8%優秀學生，不僅包含在目前的70%人數內，而且數量應該更多。因為現在社會條件普遍變好，學生多才多藝，加上社會多元，學生的智能會被環境觸發，優秀學生總量一定會比原來的8%還多；此外，過去臺大一年只收兩千名大學生，現在每年大學部招生名額已達4千人以上，以統計觀點來看，優秀學生應該也會變多才是。

我認為，大學的挑戰是要把50分的學生教成70分才行。現在的學生很不一樣，學習多元、多焦點，不會只有一個目標，大學的教學方法和教育方針都要跟著因應調整，翻轉教學及各種教育促進措施都要加強，這是大學應該要做的事，不能一直抱怨自己學生不好，應該把學生的方向弄對，把他們的注意力及聚焦習慣弄好。教育本來就應與時俱進，不能老用以前的眼光看現在。

## 當高教智庫 評鑑中心小槓桿發揮大功能

問：高教評鑑中心成立至今滿十年，面對目前高教局勢變化，評鑑中心如何運用過去累積成果，協助臺灣高等教育迎接挑戰？

答：臺灣高教環境丕變，過程中衍生許多問題，高教評鑑中心在此關鍵點，可當作「槓桿」，找許多專家幫忙發想如何因應社會變遷，

協助大學解決問題，也就是扮演「臺灣高等教育智庫」的角色，做大學與產業界的橋梁。

尤其教育部預估明（2016）年之後，可能在十年間有一萬來名大學專任教師要走出校園（弔詭的，同時也約有近萬名老師要退休，但他們之間並不具有可替換性），這些老師都是高級人才，該如何在政策上協助他們？教育部可協調經濟部及產業等單位，擔任「大槓桿」，組成產業工作小組，請教產業界該怎麼做；但大槓桿要轉身較為困難，此時即可讓評鑑中心這個「民間小槓桿」先運作，發揮槓桿功能，做政府政策制定的橋梁。

臺灣產業界規模遠大於高教界，若產業界願意幫忙，評鑑中心可協助政府相關部門一齊研擬良好政策，讓這些問題有好的出路，但不是要替老師媒合工作，高教評鑑中心也沒這個能力。至於學用落差問題，評鑑中心所做的大學評鑑經驗，就可扮演智庫角色提出建議，例如和產業結盟，讓大學培養的人才更快與產業結合。大學要調整產學落差不是一句話就做得到的，必須和業界合作。

## 成立校務研究協會 迎接國際化挑戰

問：走過十年，高教評鑑中心自我檢討，是否對臺灣高教品質的提升發揮了應有功能？展望未來，又要如何做得更好？

答：這十年來，大學評鑑對臺灣高等教育品質的提升有無幫助，必須從邏輯上看，臺灣高教提升是許多面向造成的，未必只靠大學評鑑就能提升大學辦學品質。

近年來，高教碰到許多困難，包括少子女化、國際競爭激烈、政府高教經費投資不足、學用落差及產學結合不足等，但過去十年，臺灣高教有沒有進步？這要看指標，否則會淪為各說各話。

像是有人批評大學墮落沉淪，忘掉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主旨；但從世界大學排名指標來看，臺灣的大學是有進步的，以前我們哪有辦法進入百大？教育部推動的五年五百億與教學卓越計畫，都有利於臺灣的大學排名往前衝，尤其是在國際性論文研究排名方面，臺灣的大學進步很大，但這些進步和大學評鑑有無關係？其實不見得有什麼大關係，主要都是教育部的各項大學促進發展方案所促成。

然而，在這些亮眼成績背後，大學也需有好的基礎設施及治理機制，發揮最應重視的教學功能，建立學校特色，此時大學校務評鑑及系所評鑑就對這些面向有幫助。

但不可否認，大學評鑑也有一些缺點需要改進，評鑑中心也一直在檢討，例如：評鑑機制是否太忽略大學本質？用了太多數量化指標？指標是否太多，讓大學專注在瑣碎事項，特色無法發揮？評鑑委員是否找對人？是否委員的專業和評鑑態度都應再精進，讓大學覺得評鑑委員到學校是為了幫助學校，而不是來挑剔毛病？

高教評鑑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執行高等教育的評鑑與認可，展望未來，如何調整評鑑及認可方式，引領高等教育朝向正面發展，是中心的重要任務。尤其，臺灣高教已朝國際化發展，高教評鑑中心要評鑑大學，自己必須先成為國際網絡中的積極份子，參與國際及亞洲評鑑機構聯盟，成為國際組織中的一環；並透過評鑑中心這個槓桿當平台，把臺灣和國際上具有專業評鑑經驗的專家帶進各大學評鑑，協助各大學充分發展學校特色。

另外，高教評鑑中心已經結合相關專家，向內政部申請籌設校務研究專業協會，協助大學建立校務研究機制，最快明年就可成立。此已列為評鑑中心與國際接軌的重點工作項目。